

陶淵明的生活與思想

吳 蘭

壹、緒 言

在我國文學史上，稍識魏晉事者，莫不知有淵明，視其爲隱逸詩人之宗。

一位震古鑠今的偉大詩人，其所異於流俗者，除了作品的雋永是必備條件外，尤重人格的峻傑與磊落。淵明困處在晉、宋易代之交，可以說，他是非常悲觀的人。但是由於：(一)淵明的先祖品格清高、胸襟達濶；(二)淵明酷愛自然、愛自由；(三)淵明的時代，所有作家都受老莊或佛家思想的影響而求心靈的無爲與自然。因此，形成了淵明「所存唯道、拙樸真摯、自守靜節、不求聞達」的高超節慨，嶙峋風骨，實令人肅然起敬。

綜觀淵明的一生，大部分消磨在農村，而且是位躬耕的實踐者。也由於他有副沖閑恬淡的心境，真摯無雕琢的情感，使得他的性格是胸懷如谷、得失兩忘、樂天知命、不怨無求；表現在詩文裏，更是真情流露、自然之至，將人生思想的全部，和作品溶成一片，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生命，共同的靈魂。

淵明詩最大的特色，乃是田園生活的表白，和耕作勞動的謳歌：「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是淵明傾向大自然個性的吐露；爲親老家貧，不得不爲仕，初次爲參軍，就發覺所過的是與心相違的生活：「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再次爲建威參軍，洞悉仕途變化無窮，慨然而言：「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於是歸田園之心，已躍然可尋，終於喊出了「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衷心語；三十四歲，賦「歸去來兮辭」，終遂隱居之素願，日與農夫稚子相處，山林詩酒同樂，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內心充滿了「久在樊籠裏，復得歸自然」的快意，許多高貴的作品就由此產生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優美作



品的最高境界。

「萬族皆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淵明這樣預言，似乎早已看出他自己將來的際遇，他就是這朵無依的孤雲！直到淵明逝後一百年左右，素愛淵明文章的昭明太子替陶集作序，淵明詩文始帶來曙光。

唐宋詩人受其影響頗深，東坡用「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走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者，貴其真也。」來美淵明，一個「真」字就寫活了淵明；歐陽修也說：「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辭而已。」於是，淵明之詩，獨樹一幟，其成就駕乎六朝之上，而流傳千古，愈久愈現其馨香也。

貳、淵明所處的時代

文學藝術之所以清貌日新，風格月異，非假於一夕之故，一人之力，必定關係於其時代背景與社會風習諸因素，此即劉彥和所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淵明能洞濁時代的是非，實繫於他本身的真知灼見，不爲時代環境所拘囿的緣故。

我們都知道，淵明的退隱田園，寄情於山水，固然是因爲他酷愛自然，性喜自由，同時也是因爲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促使他不得不如此，試分析淵明所處的時代。

一、政治的時代

原來，東晉一代政治，雖常有捍將構亂，跟著也有名將定亂，所以向來政象雖不甚佳，也還能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到淵明時代却不同了。自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肥水之役，戰敗苻堅之後，不久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謝世，孝武帝耽於酒色，朝野上下多耽於苟安的生活，不打算恢復中原。

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先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據國，招權納賄，無所不爲，使得朝政混濁不堪；繼有王恭等舉兵造反，接著海賊孫恩擄掠州邑。孫恩敗後，餘黨盧循復起，接著荆、江八州都督桓玄叛亂，入建康，殺道子，篡奪帝位，劉裕等起兵討滅桓玄，然後篡晉，改國號宋，時淵明四十八歲。



當淵明幼年時，還是王謝士族存有勢力的時代，雖然，已經走向沒落了。肥水之戰是王謝士族政權的一個迴光返照，可惜沒有完成北伐；謝安死後，（西元三八五）士族更難以起色，軍閥的勢力取而代之，時淵明十四歲，可以說，淵明的時代，就是一個人士族沒落、軍閥代起的時代，廉潔耿正的淵明，一旦接觸這種黑暗的社會，動亂的時代，就發現自己與物相忤。不過早先他還時常露出憤士的熱情，如在「感士不遇賦」所說：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

又說：

「感哲人之無偶，……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寫盡了他自己孤獨不遇的悲哀，及對社會頹風的無限痛心，到後來，想脫離這污濁的塵網，回歸故里，這也是他隱居田園的原因之一。

其次便是淵明的家境本來是極富有的，晉書「陶侃本傳」謂侃：「妻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而淵明在「五柳先生傳」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其歸去來辭」序也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可見陶侃雖極富有，而至淵明時，家道已衰。母老家貧，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為祿而仕。桓玄未篡位以前，曾做過劉牢之的參軍，約摸三年，和劉裕同僚。到劉裕討滅桓玄之後，做過劉敬宣的參軍，又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澤縣令（註一）。他對親友說：「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其結果，仍是「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於是辭官回家，賦下「歸去來辭」。這是一個轉捩點，從此他決心不再做官了。

至於淵明為什麼不肯做官，他是那樣的看不慣當時的社會、厭惡官場生活？除了上面所說的時代動亂、政治黑暗、以及本性使然外，同時還是由於他有一套理想的社會組織（註二）。然而這種理想的安樂社會，是跟現實的動亂社會衝突的，他不願「心為形役」、「飢凍雖切，達己交病」，經過一番心靈與肉體交戰之後，他遂介然拂衣歸田園了。

二、文學的時代

浪漫文學於魏晉時以沛然之姿態出現，而魏晉人士所呈現之浪漫精神，實源於思想上慕求逍遙虛無之仙境，而實際生活又耽於物質官能之享樂，是既不滿現實，又難以超脫現實之時代心理反映。推究此一心理成因，可分三方面言之：

1 學術思想：淵明時代，所有的作家都受老、莊或釋家思想的影響而求心靈的自然，他自己也公開承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又說：「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撰，養素全真。」（幽憤詩），可見一般。日夜追慕道家無爲的政治，於是學人論政多三緘其口，轉爲子虛烏有之言。如馬融所云：「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質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後漢書本傳）。道教之逍遙無爲，佛學之宿命輪迴，及釋家遊仙思想，皆起而代儒家齊家治國等倫理觀，影響文藝思潮甚大。

2 社會風氣：上承東漢之內憂外患，下且繼之以長期分裂之南北朝，其政治是我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代。且看這時期的朝代之短，帝王在位之暫，差不多每九年政局就要變動一次，而變動的原因大多由於篡奪，就可想像出其混亂的程度了。文人在這樣動亂的局勢下，既無救世之計，尤難撥亂反正，命如鷄犬，心力交瘁，一如淵明「歸鳥」所云：「矰繳奚施，已卷安勞。」故飲酒、服食、玄談形成當時之社會風氣，既可逃避現實，佯醉保身，又可託境玄虛，神遊物外，加以南方山水明秀，名山輻輳多傳爲仙跡之所，是以文人多放情山水，形成投向自然的風氣。

3 人生觀：亂世生命，賤若螻蟻，生既無憑，死乃歸寂滅，「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故放情肆志的盡一日之歡，形成厭世而不厭生之怪物人生觀。

綜上述，可知淵明的時代是由貴族政治，時局動盪，教育廢弛，釋道思想發達，以及作家生命沒有保障諸因素組合而成的時代。

反觀陶詩，在崇尚豔麗雕琢文風的南北朝中，辭藻獨近於平淡，又未見有玄理經子語連乎其間，雖近友顏延之，也祇有在他死後，於「陶節徵士誄」說：「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北齊楊休之在「陶集序錄」說：「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詩品許其風華清靡之餘。亦頗有惋惜意：「世歎其質直。」

大體說來，他曠達自然的作品，在南北朝的時候，未被當時文學批評家另眼看待，像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南方書、文學傳論，提到晉、宋詩流名家時，獨遺陶淵明、鍾嶸儘將他列爲中品。個中原因，從朱熹一言可以瞭解：「晉、宋人物，雖日尙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賄。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正因爲他高於晉、宋人物，所以晉、宋人物都不瞭解他，也就不重視他，他在當世真有：「萬族皆有託，孤雲獨無依」之嘆，



唯有本著儒家「天下無道則獨善其身」的宗旨，歸田隱居了。至百年後，昭明太子始推崇備至，稱之云：「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技，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唐初，王績、孟浩然、韋應物、王維、李白等真個也不要官職，不招權納賄時，淵明的價值才被發現，文章千古事，淵明可謂得人矣。

叁、高潔的品格

淵明的人格，高超沖淡、光明雅潔，是人盡皆知，他的文學最大價值也在此。

從淵明所承襲的血統裏，可以找到他個性形成的遠因。淵明在「命子」詩裏寫他會祖父陶侃的性格說：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陶侃的赫赫功業裏，淵明獨贊美他的「功遂辭歸，臨寵不忒。」晉書「陶侃傳」說：「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上表遜位。」把皇帝給他的獎賞和軍器統統奉還。造了一本冊子，把這些東西登記起來，藏諸倉庫，加封上鎖，不再過問政事。成功了，便隱退辭歸。陶侃深深的感到太滿了就要招禍，於是淡泊明志，還是過自己的平民生活，所以淵明再讚歎一句說：「孰謂斯心，而近可得。」。這是淵明會祖父的性格。

他的父親是什麼性格呢？同時又說：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置茲愠喜。」

淵明的父親「淡焉虛行」，也就是虛無恬淡，毫無所求。他曾作過安城太守，故曰：「寄迹風雲」。得官要高興，故「喜」，失官要苦惱，故「愠」，因而「愠喜」也代表了得官與失官，意即得失。淵明的父親雖曾作過官，然對得官的「得」絲毫不在意，故言「置茲愠喜」。從此可知他父親同他的曾祖父陶侃一樣，也是恬澹自守的人。

淵明的叔伯兄弟陶敬遠也是這一流人物：「祭從弟敬遠文」說：

「少思寡慾，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



因爲「少思寡欲」，才能「靡執靡介」，「情不依世」就是於世無所求，才能「其言則厲」。陶敬遠是一位隱士，淵明極爲欽佩，所以這樣讚美他。

淵明的外祖父是孟嘉。而孟嘉的性格是怎樣的呢？「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說：

「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

「沖默有遠量」，也就是虛無恬淡而有高雅的氣度；「溫雅平曠」，也就是溫文嫺雅；而「和平曠達」、「任懷得意」，就是恣已意之所爲；「融然遠寄」，也就是心意融和高遠。由此可知孟嘉的性格，也同淵明的曾祖父、父親是同流的人物。（註二）父系母系的雙重影響，決定了淵明的基本性格，下列三點，乃淵明個性中，較凸出者。

一、愛好自然

淵明生長農村，也就特別酷愛自然和田園生活。他在「與子儼等疏」說：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月中，北窗下臥，遇涼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歸園田居」六首之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可見他生性自然，所以他的一舉一動，無不自然。他的愛好自然，是凡事合乎自然的，他就去作，不合乎自然的，他就不作，絕不勉強作，更不矯揉做作。

作人作事如此，作詩作文尤其如此。所以他詩中常用「與自然」同意義的詞彙來表達他的內心。如：



「陶然自樂」(時運)。

「宴安自逸」(勸農)。

「被褐欣自得」(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閑飲自欣然」(答龐參軍)。

「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

「濁酒且自陶」(九月九日)。

「而以求自安」(于西田穫早稻)。

「杯盡壺自傾」(飲酒詩之七)。

「逍遙自閑止」(止酒)。

「怡然自樂」(桃花源詩序)。

從這「自樂」、「自逸」、「自斟」、「自得」、「自陶」、「自安」、「自傾」、「自閑止」，種種詞彙，可以看出他的行為出於自然之心情，無時無刻不在求自然。由於自然的性格，就產生自然的風格。他想作官就去作官，不願作官就毅然隱逸歸田躬耕，這是多麼的自然呢！「歸去來辭」序言：「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是也。因此，淵明詩的最大特色，還是「平淡自然」。顏誅說：「學非稱師，文取指達。」這便是「自然」二字的註腳。「朱子語錄」說：「陶淵明的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嚴滄浪詩話」也說：「謝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愛自然的結果，當然愛自由。淵明一生都是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奮鬥。鬥什麼呢？鬥的是物質生活。「歸去來兮辭」并敘說：「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又說：「以心為形役。」他覺得做別人的奴隸，迴避還容易，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隸，便永遠不能解脫了。他看清楚耳目口腹之欲等等，絕對不是自己的，就不必拿自己去遷就他們。有一首詩是抒寫這種懷抱，他說：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餉，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飲酒二十首之十)。



因爲「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因此「求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淵明參透了這個道理，所以即使外人認爲他過的是極刻苦的物質生活，他却認爲是「復歸於自然。」。對於專務物質生活的人，他有兩句詩批評他們道：

「客養千金驅，臨化消其寶。」（飲酒之十一）。

這兩句名句，可以抵七十卷的大藏經了（註四）。

因此，在他澹泊自然的生活中，絕未想到有物質生活的享受，因爲，在他看來，「臨化消其寶」，則到頭來一切還是一無所有。

沈約宋書「隱逸傳」說他：

「潛不解音聲，而蓄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直率如此。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蕭統「陶淵明傳」說：

「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疴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麀而去之。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房喬等晉書「隱逸傳」說：

「潛無履，弘（王弘，時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于座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于華軒也。……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

「盧卓雜記」也說：

「遠師（慧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因勉令入社，陶攬眉



而去。」

李延壽南史「隱逸傳」曰：

「延之臨去，留一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蓮社「高賢傳」也說：

「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從以上前人之所言，可見淵明的言行是怎樣自然之一般了。

二、光明峻傑

淵明是個堅持原則的大節不虧、小節不拘的守道君子，平常對身心修養，常常用功，不肯稍懈。他一生品格的主足點，大略近於孟子所說：「有所不爲」，「不屑不潔」的狷者；他更是不慕名利之士，既不與清談名士同流，更不與「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的「狂馳子」（註四）同污，所以他的性格與衆不同，遠超晉人之上。

古今各家稱述淵明人格者，莫不許其志節高超。

或曰陶公是：「逸鶴任風，閒鶴忘海。」——曠達的高人。

或曰陶公是：憂時念亂，睠戀故朝，經濟熱腸，滿懷忠憤的志士。

或曰陶公是：魏晉以來唯一代表儒宋「安貧守節」精神的衛道著。

或曰陶公是：隱逸之宗。

或曰陶公是：具有悲憫情懷的仁者。

淵明的沖遠高深，全是天性使然，所以，世局的擾攘，世事的紛繁，世俗的污濁，尤其官場的勢利、虛偽，在他全是不能容忍的。



「淵明集」中「榮木」、「飲酒」、「雜詩」等篇，從詞句上看來，都是中年以後老年之作品，而之中所表現進德之心情，是何等懇切，何等勇猛。他又是位極熱情，極豪氣的人，年輕時，曾有「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雜詩）的豪情，又說：「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足見他本來是意氣高揚，不可一世之人。爲了「親老家貧」，而「東西遊走」的投身社會，一方面爲了追尋理想，一方面也爲了謀取衣食之資。可是，看到社會沒有施展的餘地，（淵明從二十二歲初爲江州祭酒，二十八歲一度爲劉牢之參軍，三十三歲爲建威將軍參軍，三十四歲爲彭澤令，一生四度爲官，最長的不過做了一年多，最短的不過做了八十多天。）（註五）於是他的屢進屢退，無非是爲了生活的需求及忍無可忍。最後，更在三十四歲的壯年，浩然賦歸，而猶感慨的說：「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直到老年氣概仍盛。這種豪氣，正足以顯示其高潔，所以他一生念茲在茲，保持他高潔的品格。

「清高」的保持，必須有以襯托，那就是「長榮」與「薄身」，不務虛名，安於淡泊，自忍清貧的生活，這正是一種「克己復從」的修養，唯有做到不動心，才能視富貴如浮雲；唯有安貧守道的決志，才能有西山夷齊，陋巷顏回的志節。如淵明爲劉牢之參軍時，不欲再爲官，慨然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便立刻封印回家。這種大節的把握，正是他人格崇高之所在。宋武永初後，所著文章，唯云甲子，亦爲明其志也。

又如江州刺史檀道濟在淵明「偃臥瘠餒有日矣」的時候，饋以梁肉，他竟壓而去之。這種高峻的節概，嶙峋的風骨，實令人肅然起敬。在「懷古田舍」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慮長勤」，「與從弟敬遠」詩說：「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這正是他固窮的精神。晚年的作品中顯示：「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說：「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又「乞食」詩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臨老飢寒，竟願日夜速過；向人尋求食物，毫不顧慮什麼面子問題，更不想巧取詐騙，竟而「叩門拙言辭」的乞食，這正是他高尚人格的寫照了。

不過，淵明是一個極解生活情趣而富於人情味的人，所以在無損於立身行正的原則之下，他是非常隨和的，尤其在微醺之後，不是揮毫賦詩，就是撫琴而歌。真要醉時，不惜告訴朋友：「我醉欲眠，卿且去。」（蕭傳），醒後則說：「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之二十）。當然淵明是不會常醉的，即使醉後亦不失常態：「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



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又如「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著之。」（宋書隱逸傳）在在都表明一個眞名士不拘小節的地方，也正是他本色的流露。

三、熱愛親情

淵明最能使我們平常人契合的是他對人的熱情，常是一片忠厚篤實之情溢於言表。他在詩中表現最多的是對子女的慈愛。「大學」釋「止於至善」云：「爲人父止於慈」，淵明對子女的慈愛，引前云之「蕭傳」云：「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句，知他只要有一點辦法，總不忘其子，故爲彭澤令即遣一力以助其子薪水之勞。且由「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一語，可以看出淵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心（註六）。在「與子儼等疏」云：「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淵明無微不至之愛子之情，可見一般了。

淵明結婚甚早。由於家裏人丁單薄，止有一妹，母又年老，頭髮已斑。他在「命子詩」裏說：「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所以他急於早有一子。在長子初生時，他自述心事說：「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又說：「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可見得他屬望之殷切。既有了兒子，便欣然爲之命名，故詩文又說：「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是取禮記曲禮「毋不敬，儼若思」之意，並爲他占卜八字：「卜云嘉日，占亦良辰。」多麼好的出生吉期。早起晚睡，細心教養的照顧孩子，「既見其生，實欲其可」。深切的寄望孩子能夠成才。時間一天天過去，兒子漸漸長大，淵明更顯出慈祥和藹之情。又稱說：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談到兒子，似乎也沒有完全符合淵明的期望，或謂因淵明家貧力耕，以致孩子們不能好好的讀書。在「責子」詩說：「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何等談諧而又傷心的態度。至臨死，還殷殷叮嚀囑咐：「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臨到最後，尚且以兄弟同居同財之心勸勉，可見得篤愛兒子之深。

杜工部在「遣興」詩裏，譏謂淵明：「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這是因觀淵明詩「雖有



五男兒，總不愛紙筆。」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癡愛梨栗。」而來。其實，淵明所以異於一般隱士的，正因為他不避俗，不矯情，所以他能真正的達道。

對妻子翟氏，淵明有「廟堂之姿老蓬蓽，環堵蕭條唯饑餒。……老妻曰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視翟氏爲賢妻良母型的人物了。

在倫理方面，淵明不儘對祖先有追遠的孝思，對兒輩有舐犢之愛，對弟妹有親切的手足之情，推而廣之，對童僕也表現了幼人之幼的慈懷，無不親厚甜美，「本儒家之倫理觀也。甚而，對朋友，對鄰曲的相處，也都情款意洽，從兩「答龐軍」，「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與晉殷安別」，「贈羊長史」，知他對朋友的厚道。至於在「懷古田舍」說：「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移居」說：「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歸園田居」說：「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閤，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可知他對鄰人非常親近、友善。那怕是隻鷄、壺酒、也要請鄰人來共酌。

因此，淵明的精神生活是豐富的，他的「時運序」中最後一句話「欣慨交心」，就是他精神生活的總結。

綜括淵明的整個人格，梁任公以爲有三點應特別注意，也就是淵明全人格中潛伏的特性：

第一、須知他是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也引「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及「詠荊軻」等句爲證。他所崇拜的是田疇、荊軻者流，可以看出他性格的一般。

第二、須知他是位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引他「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之」、「與子儼」等書，及「移居」、「停雲」等詩爲證。真是處處須露出至性至情的真際了。

第三：須知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引用他的「柴木詩」及「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之十六）及「歷覽中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可見他已平不實實的儒家的話身體力行。

也就是說，淵明的人格，整個與自然同化了。



肆、純正的思想

淵明是魏晉思想的淨化者，他的哲學文藝以及他的人生觀，都是浪漫主義的最高表現。在他的思想裏，兼有儒、道、佛三家的精華，而不染其惡習；有嚴以律己、樂道苦節的儒家精神，而不拘於虛偽的禮俗；愛慕老莊恬淡自然、生寄死歸的境界，而不與那些清談任誕、服食求仙的名士同流；有佛家空觀慈愛、無我忘物的守道精神，而不帶迷信色彩。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可發現三家思想的精義。

思想背景的豐富，是淵明作品不朽的主要原因，而影響淵明最深的，乃是儒家思想。概儒家思想是中國二千多年思想的主流，是中國文化的大動脈，也是修己治人的大本源。淵明「飲酒」詩說：「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淵明從小喜歡六經，此六經爲歷代學者所必讀的經典，也就是儒家思想淵源的所在，可見淵明所研鑽的在六經。除了六經以外，他也研讀其他書籍，「與從弟敬遠之」詩說：「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讀山海經」一詩說：「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這「流覽」與「汎覽」裏可以知道，他是拿周王傳與山海經作課外讀物，主要的書還是在經書。

「詠貧士」詩說：「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說：「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懷古田舍」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日日研究的是經書，講的是經書，可見經書對他的影響有多大，這也就是淵明處在魏晉的放誕狂流中，而能固窮守節的原因，而發爲光明峻傑的人格。

一、思想的成長

從小喜歡研讀儒學的淵明，加以本性愛好自然，且生在老莊學說盛行的時代，歸隱後又和江西廬山東林寺的名僧釋慧遠來往，因此，他的人生觀受儒、釋、道三家影響不可謂不深；昔賢先哲的言行，古代史籍的精華也融入了淵明的作品，像伯夷的採薇，四皓的隱逸，荷條的耘田，沮溺的耦耕，黔廩的守賤，田子泰的節義，荆軻的刺秦，三良的殉主，在在的思想事蹟，與他恬淡適志的生活裏外一致了，也使得他的人格、思想，在任真曠達中，時時露出豪壯之氣。



再分析淵明思想的來源，朱子說：「淵明之辭甚高，其旨出於莊老。」真西山却以爲：「淵明之學，正是自經術中而來。」（註七），陸九淵也說：「淵明有志於吾道。」明黃文煥則云：「居然儒家俟命真諦，意味無盡。」高僧傳又有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則以爲淵明爲佛門高足了。

然則，儒、道、佛三家思想，實未有必然之衝突性，也不是截然不可相通，至於近人陳寅恪於「陶淵明之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係」一文中說淵明：「外儒而內道，捨釋迦而尊天師。」則又是一種說法。然而，若以這種說法論淵明詩一二，或可附合，論全集則未見其圓融。

其實，在基本上，我認爲從淵明詩所表現出來的「真摯」性格看來，已無法把他歸向於那一家、那一派思想，只能說，淵明的思想形態，是他獨見的多元而統一的思想，既着力於儒家傳統，兼顧及釋道精神，這些思想的滙合，構成他傲然卓立、高超完美的性格，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時時可以發現包含有各各思想家的精髓。

劉大杰對於淵明詩的思想來源，有極客觀的看法：「腐儒因此附會忠愛，佛道因此附合其修養，這都是一些近視眼，沒有看到陶淵明的思想的全體。……陶淵明之所以爲陶淵明，就是在他獨有的性格、時代的環境，以及各家思想的精神，混合調和而形成那種特殊的典型。這種典型不容許旁人模擬學習，也不受任何思想家派的限制。因此，他能理性與浪漫並存而不相悖，現實與想像之思想交相而互爲用。以其具有理性，是則雖篇篇有酒，又不致沉緬於放誕之行及遊仙長生的虛幻。故清方宗誠云：「陶公高於莊老，在不廢人理人事，不離人情，只是志趣高遠，能超然於境遇形骸之上耳。」又以其具浪漫性，故退能忘懷得失。

二對生死的達觀與迷執

在淵明的詩文中，表現於生死觀裏的思想，可以很明確的看到「了悟」與「迷執」的兩面性。

自古以來，人類所絕對無法避免的問題，生與死，也是最令人關心的事。莊子「大宗師」篇裏有這樣一段話：「夫大地載我以形，勞我以坐，佚我以生，息我以死。」如果生是假借的東西，死生猶如晝夜一般，那麼，生死對人又有什麼影響呢！漢代劉向在「淮南子」也有這樣一段話：「生者寄也，死者歸也。」（精神訓），劉子說：「凡是有生之氣，有形之狀，都是幻，造化所創始的，陰陽所變化的，都叫做『生』，叫做『死』，窮數達變及以形而物易的，叫做『化』，叫做『幻』。」（周穆王篇）。



淵明的生死觀或為根據中國的古典，特別是老莊系統的觀念為原則，再透過慧遠等人，接受了佛教空幻的思想，採和儒家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而建立起他自己的人生觀。例如在「歸去來兮辭」中有一段話：「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另「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連雨獨飲」詩中說：「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形骸久已化，心在復而言。」

這一類的詩句，倒是能夠把淵明對生死的完全領悟之心境，和毅然達觀的境地顯示出來，並表現著達德之哲人所具有的堂堂的清澄的豪氣。

然而，在另一方面，淵明對即將到來的「死」，也有著非常的害怕與悲哀，與前面所提的豁達判若二人。如「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中動中懷，及辰為茲遊……。」（遊斜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又在另一詩文中說：「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在「雜詩」第二首中，也有這樣一段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懷，終曉不能靜。」，這些都是描寫淵明對死的不安和恐怖之句。

因此，顯見淵明的生死觀，有遠觀的一面和怕死的一面。試舉淵明說理詩的代表作「形影神」詩，來分析淵明對死的看法。李辰冬先生認為淵明「形影神」詩已達到了無我的高境。淵明把「死」的問題，用「形」（肉體）、「影」（影子）、「神」（精神）三者，依次表示出自己的見解，好像三個人在對話一樣，將極高的人生境界表達出來了。這種境界，我們也用淵明的一句詩來代表，就是「不覺知有我」。他又進一步解釋這「不覺知有我」說：「我與大自然同心，大自然就是我，我也就是大自然。這種境界，根本就不知有我了。」，而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人的內涵到了這種忘我的境界，其思想也就到了「神」的境界，人的內涵到了這種忘我的境界，其思想也就到了「神」的境界了。

下面就以淵明的「形影神」三詩作引子，來追索他思想的屬性。

「形影神」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心焉。

「形贈影」一首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一首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黷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一首

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淵明集中義蘊豐美的詩句固然很多，而像「形影神」這種以說理的方式整篇討論較嚴肅的主題的詩却只有「形、影、神」三首。這三首詩實際上只能算作一首，因爲它只表現一個完整的意念，以世俗惑於惜生，而極言形、影之苦，再釋以神的自然，藉他們的贈答來表現其人生態度和對於死生問題的看法。遂欽立說：「形神對舉，論說人生，在周漢諸子，如莊子（天地篇）、文子（道原等篇）、呂氏春秋（盡數篇）、淮南子（源道訓等篇）、桓譚新論、荀悅申鑒（雜言等篇），已有其例。到了魏晉，這種說法更加風行，如嵇康養生論：「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唯專以「形、影」爲文章，視爲思想的理論根據的，是當時廬山釋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慧遠在晉安帝元興三年作「形盡神不滅論」，義熙九年，於巖壁摹到佛像，作「萬佛影銘」，兼及形影神，說：「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神。」，因「形盡神不滅論」等皆攝於生死報應之反應，淵明反對宗教迷信，而作此詩來反其意（註八）。清馬璞「陶詩本義」說：「淵明一生之心寓於形影神三詩內。」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係」中說：「淵明著作文傳於世者不多，就中最可窺見其宗旨者莫如形影神贈答詩。」且淵明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說是抒情寫志，聊以自娛之作，非有特定目的，不會求見知於人，但見本詩「序」，可知此詩他是有所爲而寫的，則淵明此作實有勸論之微意。

自其三詩的命意觀察，知此三詩與時代有密切之關係。如自曹魏末至東晉時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觀演變之歷程，嵇康、阮籍



之「舊自然說」、釋慧遠的「報應說」之影響，淵明雖不主張服食而求長生，或禮佛期生淨土，然於此一問題，亦感懷頗深，而悟出「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遺愛，人胡爲不自竭於爲善乎？」之理，此理即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修身俟命」之真義了。則其「立善」之心固可知矣，惟「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所遇多與世忤，至其積極立善之願終不能行，遂而拂衣歸田，然其獨善其身之操守終身持之不失也。

專就淵明「形影神」一詩對生、死的超脫而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爲慮。」，生與死，同爲大化之運用，以理化情，置身於大爐大冶而順其自然。通生死、哀樂自不能入，這就是莊子所謂：「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大宗師篇）的看法，因而可以說淵明思想是受到莊子的影響。不過桃花源中美善的境界：「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古樸單純的生活，又是源於老子「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之自然主義。「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之四），這是釋家的影響。「讀山海經」詩：「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老豈渠央」之浪漫色彩，亦必摘自金剛經「如夢幻泡影，如露復如電」之空觀思想，最主要的一環，是淵明理性的一面，表現於對現實生活之肯定的：「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秉耒歡時節，解顏勸農人」之未嘗因貧饑而遷怒人間生存意義的，實一本儒家之倫理觀念也。

從上文的討論，大致可以發現淵明兼受儒、釋、道思想之影響已爲不爭的事實，而討論整個陶詩中的思想問題裏，我們加以分析後，可以瞭解，淵明有「現實」與「超現實」兩方面的思想，前者以接受儒家者爲多，後則深受道家影響無疑。其所以如此之故，那就是在於他所處的時代，所受的陶養、感情、性格種種因素所構成，加而淵明以本性之「率真」、「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而將其感情、個性與此等思想融而爲一個完整的思想，表現而爲沖澹、蕭散、簡古的風格，使他在文學中放出一朵奇葩，光輝寰照百世也。

伍、恬淡自得的生活

淵明的生活是自然、恬淡、自得、逸樂的。因爲他那種耿直自然的個性，潔身自愛的高風，不適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所以當

他歸田之後，日與農夫樵子相處，躬耕賦詩時，過的就是他心中高遠理想的日子，那就是逍遙自適的生活。在這段期間，他的生活安定了，心境也靜寂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之五）一首，最能代表這一時期最高境界的心靈，也是他處世的最高藝術。「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是他心境的告白；「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羣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懼止稚子。」（止酒）是他後期生活的寫實。心裏沒有雜事，才能恬適寧靜，無動於衷。因為恬適寧靜，無動於衷，才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悠然心情。有了悠然的心情，才能感覺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真正道理。這種道理，只可意會，說都無法說出，真是至情至性，渾然純厚，使人生樂趣，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可望而不可及，與天地合一，與日月同參矣。

由於他順著自然發展，過的是逸樂耕讀生活，就在這一時期，產生許多最好的作品，造成文學上的大革新，影響後世甚大。

一、生活的逸趣

在他生活中，最喜好的有兩種東西，第一是愛菊，第二是嗜酒。真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心愛物。

先說愛菊。菊之與淵明，在我們的心中好像是不能分割。我們一提到愛菊，必然會想到淵明。我們如提起陶淵明，同樣的，也會想到菊花的高尚。因為菊花，與他性格相近，而高潔傲霜，所以他嘗於涼秋九月，扶杖東籬下，坐於菊叢中，與菊爲侶，菊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不特愛之，且經常詩詠之。故詩說：「秋菊有佳色，裊露擿其英」（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之五）。「芳菊開林耀」（和郭主簿）。「菊爲制頽齡」（九日閑居）。「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九日閑居）。

次說嗜酒。淵明之與酒，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但他嗜酒有個最大的限度，就是孔子說：「唯酒無量，不及亂」。以醉爲節，不及於亂。所謂「不及亂」，程子的解釋是：「所謂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試看有時他飲醉了，就坦誠的向朋友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友人亦不以見怪，因為他酒醉心明白，內心坦率，態度謙遜。淵明飲酒，有時是藉酒以引起他作詩的興趣。而曰：「酣觴賦詩。」「飲酒」詩敘說：「偶有名酒，無夕不飲……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甚而許多疑惑的問題，都在飲酒中得到解決，故有「載酒祛所惑。觴來爲之盡，是諍無不塞」（飲酒之十八）。



淵明白彭澤歸來之後，樂享田園，生活靜逸，圍繞在他周圍的動植物、大自然、近鄰、家人，都對他非常之親切，給予他精神上很大的撫慰，生活也非常充實，洋溢著詩情畫意的快樂心境。

淵明對其近鄰，和睦相處，非常友善。「里仁篇」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淵明的芳鄰，都是親善友好的人。「懷古田舍」說：「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移居」說：「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歸園田居」說：「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可知他對鄰人，非常親近、友善。中國人陸鄰之事，淵明都做到了。

詠北窗下，義皇人的詩人，有盧照鄰說：「南澗泉初冽，東籬菊正芳。還思北窗下，高臥優羲皇」（山林休日田家）。蘇東坡說：「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次韻子曲綠筠堂）。「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窗」（和停雲）。孟郊說：「忽吟陶淵明，此即羲皇人。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風塵」（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李白說：「崔令學陶令，北窗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義任無弦」（贈崔秋浦之二）。杜甫說：「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重遊何氏五首之四）。謝幼槃「題陶淵明寫真圖」說：「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絮，來相親。一樽徑醉北窗臥，蕭然自謂羲皇人」。……這就是淵明愜意的隱逸生活。

二、高潔的象徵

環在淵明周圍的環境，是田園、松菊、三徑，構成他終身安樂的環境。尤其田園，是他夢寐所追求的理想境地。未得田園時，追求田園；得到田園時，樂享田園。詠詩辭篇題時，常用田園。如「歸園田居」，「下溪田」，「西田穫早稻」，「懷古田舍」。而詩辭中，詠田園的地方，更是多了。如「曲阿詩」：「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使都經錢溪」詩：「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從都還」：「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雜詩」：「代耕非所望，所業在田桑」。「飲酒」詩：「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勸農」：「董樂琴書，田園弗履」。「歸園田居」：「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園日涉以成趣」。「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西田穫早稻」：「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下溪田」：「司田眷春有秋」。「遇火」：「餘糧宿中田」。「和郭主簿」：「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備今」。「讀山海經」：「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因此，田園成爲淵明快樂的地方。

現在談松與三徑，「歸去來辭」說：「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松，是傲霜的，經得起嚴冬的考驗，不怕霜雪的摧殘。所以

能獨立於霜雪中，顯現出後凋的高操。所謂後凋，孔子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後凋，不凋之意。時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君子小人，在治平的時候，不易顯出，臨利家遇事變時，然後君子之所守就可見了。樹木之中，春夏爭榮，惟有松柏，傲霜不凋。這種傲霜的不屈不撓精神，為淵明所贊頌，所以他特愛詠松，並藉松以自喻。如「歸去來辭」：「松菊猶存」，「眄庭柯以怡顏」，「撫孤松而盤桓」，「和郭主簿」：「青松冠巖列」。「冬嶺秀孤松」。「擬古」之四：「松柏為人伐」。「擬古」之五：「青松夾路生」。「飲酒」之四：「因值孤生松」。「飲酒」之八：「青松在東園」。「飲酒」之十四：「班荆坐松下，數斛已復醉」。這孤松、青松、松菊、庭柯，都是借松來為自己寫照。尤其青松在東園一首，更為明顯。「飲酒」之八：「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所謂「卓然見高枝」，「獨樹衆乃奇」，乃是淵明堅守岸然自立，不同流俗的表徵。詩之前六句皆詠松，以連林陪寫獨樹。淵明詠松，愛松，就是喜歡以青松爲伴，他的詩辭，不是「撫孤松而盤桓」，就是「提壺挂寒柯」。試看悠閒地徘徊於孤松下，或於寒冬裏，獨個兒在院中飲酒，「提壺挂寒柯」，表現出傲霜的精神，與怡樂的神態，讀其詩，誦其書，可以想見其人。「擬古」之六說：「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在霜雪下的蒼松，冬夏不變，青翠如恆，耐性如此，並不是不知冬天到來。至於詩意，當然是淵明的自喻。

要知松與三徑是相連的，他底詩說：「青松在東園」，「提壺挂寒柯」，「撫孤松而盤桓」……都是在庭園中。而三徑是舍中竹下開三徑（見三輔決錄）。所以他說：「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淵明愛彈琴，但無弦。他說：「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用琴而無弦，目的不在琴聲，旨在用琴以寄意，取琴以遣悶，作爲讀書之輔。所以他的琴與書，常在一起。「經曲阿」詩言：「委懷在琴書」。「勸農」說：「董樂琴書」。「與子儼等疏」說：「少學琴書，偶愛閑靜」。

一個人最要緊的是永遠保持清白乾淨，頭腦要乾淨；身體要乾淨；出處要乾淨；結果要乾淨。在乾淨的環境中要乾淨；在污濁的環境中，更要乾淨。蓮花之所以可貴，被人譽爲君子，就在其能出污泥而不染。

淵明去就出處最爲分明，大有孔子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的道理一樣。因爲他性質自然，非矯厲所得。他於義熙元年由彭澤令歸，作「歸去來辭」一篇以見志。在序中說：「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尋程氏妹喪於武



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

陸、結 論

文學的研究工作，除了揭開作家表現在作品中的秘密，以得知其中特色、風格外，還要指出作家之性情所在，以便賦與其在傳統文學上的適當地位。

綜觀淵明一生，因處在晉、宋易代之交，可以說，他是非常悲觀的人。而由於深得出園之趣，也是非常快樂的人。「真」、「貞」、「達」、「勤」是淵明思想人格的寫照，故能從最平凡的生活，顯露出清高；從最切實的生活中，表現出超脫。

本文就淵明的時代、品格、思想、生活四方面探討，以知淵明在父系母系雙重的影響裏，稟賦了先人恬淡沖虛，溫雅曠達的性格；從儒、釋、道三家影響中，形成了縱心肆志、達觀固窮的思想，而組成了淵明獨特的個性，將其功能發揮到極限，就是作品裏沖澹深粹、出於自然的風格，使得感想所出，多成恒惻之志；而發揮所及，亦能肆其胸中淋漓之元氣。

在歷代千百家愛陶、慕陶、學陶的詩人中，他們所受淵明的影響，不僅是詩風和志行，就連淵明的愛好、軼事，也都散見於他們的作品裏，成爲他們吟詠的素材。

淵明一生，境遇非常清貧，爲官亦不順境，現在的人，因爲淵明詩中幾乎篇篇有酒，又在三十四歲的壯年歸隱山林，以及他那份近似釋道的澈悟，使認爲他是消極的。難道他的精神真的是消極嗎？我以爲，他的精神是最積極的，因爲他的身心始終是怡樂的。梁任公說的好：「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這正是淵明人格的總贊；而「採取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所構成的神奇境界，不也悠悠乎形與神融合，而抵超然之境地乎？

熟讀他的作品，細數他的人格，於不知不覺中受其感染，樂他的真淳、完美、以及實踐的精神，高雅的氣質，使得田園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園地裏，形成獨特而重要的部份。透過對田園文學的接觸，我們不但能欣賞作家在藝術上的成就，分享古人田園生活的恬靜，更能對以往的風土民情、詩人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認識，則其收獲已超乎筆墨之上了。



附註

註一：見歸去來辭序：「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耕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史。」

註二：見桃花源記及詩。

註三：參考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陶淵明的個性。」

註四：參考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註五：同上。

註六：按魏晉時代，是貴族統治，階級制度，門閥之見，劃分最清楚的時代。

註七：真文忠公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本。

註八：遂欽立形影神詩與東晉之佛道關係，摘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

參考書目

顏徵士詠（顏詠）	宋顏延之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宋書隱逸傳（宋傳）	齊沈約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陶淵明傳（昭明傳）	梁蕭統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南史隱逸傳（南傳）	唐李延壽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晉書隱逸傳（晉傳）	唐房喬等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蓮社高賢傳（高賢傳）	佚名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靖節先生年譜考異（陶考）	清陶樹著	世界書局陶靖節全集注
陶淵明年譜（梁譜）	梁啟超	臺灣中華書局



陶淵明年譜（遂譜）

遂欽立

藝文印書館

陶靖節集

清陶樹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陶淵明評論

李辰冬著

東大圖書公司

陶淵明詩箋註校證論評

方祖燊著

蘭臺書局

陶淵明作品研究

黃仲崙著

帕米爾書局

陳寅恪論文集

陳寅恪著

三人行出版社

陶淵明之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係

陳寅恪著

燕京哈佛社

滄浪詩話

嚴明著

世界書局

